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九章 秋心

黃葉聲多，蒼苔色死。海棠開後，鴻雁來時。兩雨風風，催遍幾番秋信；淒淒切切，送來一片秋聲。秋館空空，秋燕已為秋客；秋窗寂寂，秋蟲偏惱秋魂。秋色荒涼，秋容慘淡，秋情繚邈，秋興闌珊。此日秋闈，獨尋秋夢，何時秋月，雙照秋人。秋愁疊疊，並為秋恨綿綿；秋景匆匆，惱煞秋期負負。盡無限風光到眼，阿儂總覺魂銷；最難堪節序催人，客子能無感集？蓋此時去中秋已無十日矣。夢霞自經此番風浪，心旌大受震蕩，念兩人歷盡苦辛，適為奸人播弄之資，憤激莫可名狀。繼復念我與梨娘，愛情之熱度，雖稱達於極點，然惟於紙上傳情，愁邊問訊，時藉管城即墨，間接通其款曲已耳。半稔光陰，積得相思幾許，蓄這既人，望之愈遠。久欲叩香閣、拜妝台，將我纏綿複雜之情思，對我心愛之玉人，一一傾倒而出之，雖死亦無所恨。而格於內外之嫌疑，束於禮法之防範，彼固不肯逾閒，我亦難於啟齒，徒有憐聲愛影之私，終無攜手並肩之分。幾世幾生，才能修到；一顰一笑，迄未曾親。獨自追思，只剩千行錦字；無多殘淚，難銷半幅羅巾。今者宵小從身旁竊發，禍星自天外飛來。恐怖顛連，一時同陷於至難堪之境，然得藉為紹介，與素心人談衷竟夕。前之不能希望於萬一者，今竟居然如願。奸人之毒計，適足玉成好事。雖雲不幸，亦差堪自慰矣。夢霞此時，對於李之惡感已盡消釋於無形。梨娘曾以後患之宜防，諄諄以勿與李較為囑。夢霞固深佩其慮事之周密，而自悔其一時之魯莽也。

次日赴校與李相見，周旋晉接，曾不稍異於曩昔。李突見夢霞來，容色甚張皇失措，繼見夢霞無異言，更覺面紅耳赤，口噤目瞪。此蓋良心之發現，新機之萌動。人雖至狡極惡，傾陷他人，無所不至。而受其害者，唾面自乾，一切不與之較，未有不息其邪念生其悔心者，至誠可格豚魚。李雖冥頑，究非豚魚可比。以夢霞相待之誠，益露不安之態。嗣後鼻窺之心，已為夢霞所感化，盡心教職，不問他事。反覺溫文爾雅，一改從前躁率多言之故態，從此不敢再囿乃公事矣。

大凡人於愛情熱結之時，橫遇惡魔之阻撓。此惡魔之來，僅能破壞愛情之外部，不能破壞愛情之內部。其最後之效力，適足以增加愛情之熱度，以所得者償其所失而有餘。夢霞與梨娘相見之後，證明雙方之誤會，益歎人情蜀道，深險難測。以最親之同事者，而今竟太行起於面前矣，又何怪知己之難得、情感之難言也。側身天地，獨立蒼茫，覺世之最愛我者，惟彼九京之死父與五旬之老母、千里之阿兄。捨此而外，則惟彼可敬愛之梨娘與我有生死難忘之關係。驚怖之餘，萬疊情絲，益紊亂而不可收拾。不恨李某之無情，惟怨天公之善妒。念後來之魔劫重重，不可窮詰。則覺心灰意冷，萬千之欲愛都消。固不如大家撒手，斬斷葛藤。悟徹情天，撥開情障，力於苦海中猛翻一筋斗，能如是乎，豈不甚善！然一念及來生之會合難期，今生之希望未絕，一場幻夢，終未分明，便爾決裂一朝，關係斷絕，心實有所難甘，情實有所難解。碧翁何心，專以弄人為能事，不使之不遇，卻不使之早遇；不使之常離，復不使之遽合。俾兩情同陷於夢想顛倒、迷離恍惚之域，永遠不能解決。天乎，天乎！搔首問之而無語，虔心禱之而無靈。憤念至此，殊欲拔劍而起，與酷虐之天公一戰。明知戰必不勝，則惟有以死繼之。天心雖至渺茫，人情雖至變幻，極之以死，又何事不可了了耶？自此之後，夢霞更深種一層病根，厚縛一重情網，不得生為鸞鳳，終當死作鴛鴦。一念之堅，奮全力以持之矣。

四時之佳景難窮，一生之行樂有限。人之境遇，各不相謀，故所感亦不能一致。上之則關於天下國家之大，下之則極於飲食男女之戀。感之淺深，至不齊也，而莫不因時以為之消長。夫四時之景各有佳處。大塊文章，時或趨於平淡，形形色色，無不並臻其妙，皆足以娛悅吾人之耳目，愉快吾人之性情，此天然行樂之資，乃造物之獨厚於吾人者也。然吾人之對之者，悲歡哀樂之表示，或因人而參差，或隨時而變易。大抵歡樂者少，而悲哀者多；歡樂之時少，而悲哀之時多。四時景物，其絢爛平淡，兩相對照者，為春為秋。吾人於其間表示其悲歡哀樂之情，以時序上之反映，為心理上之反映。然在無愁者視之，則秋色荒涼，雖不抵春光明媚。而青山紅樹，淡白疏黃，觸於眼簾者，又別有一種可愛之處。未必人人對西風而隕涕，望衰草而傷神也。傷心者視之，則良辰美景，亦具悲觀，旅館寒宵，更多苦趣。

人以客而情孤，時值秋而腸斷，以別有懷抱之夢霞，際此傷心時節，更覺閒愁滿眼，不招自來。此醉如癡，無以自遣。而天公狡獪，更於此時大布其肅殺之令，倏變其陰晴之態。有時晴光淡麗，秋色宜人，有時陰霾掩日，冷氣襲人。庭樹因風，蕭疏作響；牆花偃露，憔悴泥人。一日之間，榮悴不常，炎涼互易，若為浮世人情，作絕妙之寫照者。舉頭一望，半天慘淡；回眸四矚，萬態蕭森。夢霞何人？傷心曷極！課罷之後，時往舍後散步，則見天煙消山瘦，日落草枯，曠野無人，寒風砭骨，一片零落蕭條之景象，觸於目而不堪，感於心而欲絕。而溪邊殘柳數株，風情銷歇，剩有黃瘦之枯條，搖曳於斜陽影裡，上有歸鴉幾個，啞啞似送行人。地不必白門，人不必張緒，因時興感，睹物傷懷，身世之悲，古今一例。多情如夢霞，能不撫樹低徊，而興樹猶如此之歎哉！

天寒日暮，獨步徘徊，樵叟牧童，亦俱絕跡於原野，惟有饑鷹欲下而盤旋，■免見人而驚竄。聽溪水潺潺，似為傷心人細訴不平之恨，仰視山容，暗淡若死，愁雲疊疊，籠罩其顛。歷此境也，幾如身入黃沙大漠間，凜冽之氣，著膚欲栗，危慘之象，到眼欲眩。搏搏大地，寥闊無垠，渺渺一身，蒼茫獨立。徙倚無聊，天涯目斷，一點秋心，更無著處，輒臨風而灑淚，更悲吟以寄懷：

明日黃花蝶可憐，西園夢冷雁來天。  
知伊尚為尋芳至，瘦怯秋風舞不前。  
鴻雁誰教南北飛，杜鵑枉說不如歸。  
只今剩有傷秋淚，依舊浪浪滿客衣。  
兩三宿鷺點寒沙，秋老空江有落霞。  
開到並頭真妒絕，芙蓉原是斷腸花。  
寒風瑟瑟動高樓，極目斜陽天正秋。  
獨立獨行人莫會，更從舊地得新愁。  
蕭蕭落葉掩重門，斷送秋光暮氣昏。  
芳草斜陽終古在，天涯猶有未銷魂。  
鏡裡浮花夢裡身，煙霞不似昔年春。  
錦城不少閒花柳，從此風光屬別人。

吟聲淒越，山鬼和泣。雁過中天，遲徊而不敢遽度，倦飛之歸鳥，亦正相與撲簌作新枝之投。黃昏將迫，景象益慘，凜乎其不可留也。旋掩雙扉，不遽入室，躑躅於庭階之畔。時一鉤新月已上簷梢，庭中木筆、梨花，各剩枯枝敗葉，對月婆娑，若互相弔者。而注目假山石畔，則更見荒塚草黃、斷碑蘚紫。地下花魂何時才醒？夢霞至此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清淚奪眶而出，逕趨塚前，盡情一哭。蓋夢霞自葬花之後，不啻開闢一斷腸之境界，每至極傷心之時，輒赴其處，撫墳一慟以為常。彼日以萬斛如泉之情淚，著力培植此已死之花，且曰：「花魂有知，則精誠所聚，將來此塚上必挺生一至奇異之花，以發洩此鬱久難消之氣。」嗚呼，此可以喻其癡矣。

吾書今須述梨娘矣。女子之神經每較男子為薄弱，不能多受猛烈之刺激。梨娘以蘭心蕙質之慧姝，為柏操霜節之嫠婦，開東閣門，坐西閣牀，豔情綺思，早等諸泡影曇花，消亡殆盡。自憐賦命之窮，敢作白頭之歎？而翁雖老邁，尚多矍鑠之精神；子未成人，應盡撫育之責任。凡百家政，惟彼一人是賴。以纖纖之手，支撐此衰落之門庭。其困苦艱難之狀況，梨娘獨喻之。親友之知者，亦共諒之。平居無恙時，固已戚戚然，無日不在奈何天中消磨歲月矣。乃天遣孽緣湊合，更教魔鬼摧殘，一縷柔情，復作死灰之再熟，而千百種之煩惱，無量數之驚怖，均於以連續發生，今更於意外受此絕大之刺激。狂風暴雨，陣陣逼人，其腦筋之震動、

心旌之蕩漾，真為生平所未曾經過者。既悲身世之顛連，復痛名節之喪失，悔恨交加，死生莫擇。欲生，則幾重孽障，厄我何堪？欲死，則六尺遺孤，累人已甚。將前塵後事往復思量，一寸芳心，能不淒然欲絕！方其以簡招夢霞往也，本有與夢霞決絕之心，及夢霞辨明此事之誤會，覺彼之待我，悉出真情，怨恨之心，旋付諸九霄雲外。嗣後獨處深閨，神情益惘，一念欲拋撇之，一念又復縈繞之，思緒愈紛而愈歧，情絲愈撩而愈亂。當夢霞臨風興歎之時，正梨娘獨坐長吁之際。對此滿庭秋色，無一不足為斷腸之資料。珠簾不捲，翠袖生寒，一絲殘淚，時擱腮邊。若到黃昏，更無聊賴，對燈花而不語，借湘管以貢愁。■詩曰：

西風吹冷簾，團扇尚徘徊。  
寂寞黃花晚，秋深一蝶來。  
玉鉤上新月，照見暗牆苔。